

现代性研究译丛

时间的政治

——现代性与先锋

周宪 许钧 / 主编 [英] 彼得·奥斯本 / 著

THE POLITICS OF TIME



 商务印书馆

现代性研究译丛

时间的政治

——现代性与先锋

[英] 彼得·奥斯本 著

王志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英)奥斯本著;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7-100-04105-8

I.时… II.①奥…②王… III.哲学—研究—世界—现代 IV.B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7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时间的政治

——现代性与先锋

[英]彼得·奥斯本 著

王志宏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105-8/B·598

2004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½

定价: 21.00 元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

2 时间的政治

位法国诗人兰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兰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始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

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里有永恒的分

4 时间的政治

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现代性:与众不同的时间	13
现代性作为经验和误认:伯曼和安德森	19
从新的时代到新时代:柯什勒克的历史语义学	24
现代性的质:同质化,区分和抽象	30
现代性作为筹划:哈贝马斯,福柯,启蒙	39
有差异的时间和联合分析:阿尔都塞和年鉴学派	43
第二章 一种时间,一种历史?	52
可能性的条件:先验之路	53
让历史来判断:内在之路	57
区分反对发展	61
黑格尔的失败:历史的终结,时间的终结	66
《时间与叙事》:现象学的本体论	72
现在还是瞬间?心灵的时间与世界的時間	75
历史时间:本体论和叙事中介	82
向死而在,向史而在	86
流俗的时间还是宇宙论的时间?自然与社会	95
第三章 死亡与承认	103

2 时间的政治

与他者共在:承认的辩证法	105
练习死亡	110
从承认到认同:黑格尔和拉康	119
“事后性”和死亡本能	129
初级认同:克里斯蒂娃的想像的父亲	132
一开始就是束缚:约希卡·本雅明或者让·拉普兰遮? ..	142
无时间性,死亡和无意识	150
精神分析,时间性,历史	156
第四章 现代性,永恒,传统	161
外在性和超越:列维纳斯的末世论	166
外部还是终结? 总体性,无限,其他	175
古典型的永恒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	180
历史学和砸烂传统	190
历史主义作为坏的现代性	195
准救世主的断裂:救赎的意象	204
蒙太奇,中介,启示:朝向新的叙事性	213
第五章 先锋与日常	225
保守的革命:法西斯主义作为反动的现代性	228
视觉和决定:生存即(反对决断论的)重演	236
重演还是回忆?	246
从马克思主义到超现实主义:“日常中的神秘”	252
现代性的反面:从日常状态到历史生活	260
后记	277
注释	284

目录 3

参考书目 352

索引 371

序 言

vii

有一次帕克讲他在日本买书的故事：为了原汁原味地进行研究，他顺利地买到了所有关于时间主题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不料，在回纽约的途中却发现，他没有时间去阅读它们。^①

还没等我们读完所有宣告后现代来临的著作，也许它就已经结束。所有人都像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论者一样，在等待后现代主义市场的崩溃。但他们很可能是要失望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正是本书试图要理解的诸多事情之一——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这个词足以标志这个时代，更不意味着它能解释各个时代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本书也并不执意要对后现代的持续性作意识形态的或社会学的分析。毋宁说，我们要探求的是一种更有哲学意味的解释。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文献以及研究它的文献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特征，即尽管它表面上有——有时是出于故意卖弄——理论的品格，但是它几乎完全不包含任何关于这个概念的哲学文本。在哲学的意义上，后现代意味着什么——例如，在这个意义上，互相唱反调的思想家，如哈贝马斯和福柯共享一个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一般观念——总的来说依然晦而不明。

2 时间的政治

这个说法容易遭到误解。并不是说没有哲学家写作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利奥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也并不是说缺乏那些将其自身或者其他文献指认为“后现代”的哲学文献。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和后现代等观念被构成的层次上,把它们当作文化史分期的概念而将其作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却凤毛麟角。“后现代”这个术语常用来指称一系列关系松散的哲学立场中的任意一个,它们都多多少少对后来被称为“启蒙理性”的东西持批评态度,都多多少少是后尼采式的。但是,其中的大部分立场与比人们通常所引证的范围更宽泛得多的思想家的著作的某些方面可以和谐共存,而后者中的许多人(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被认为是属于分水岭的另一边。如果不从哲学上解释现代——把“现代”当作一个哲学术语——就更不必说从哲学上解释现代主义了,那些所提及之物(references)注定不过是空虚的姿态,不过是哲学上的时髦货色最新式的标签而已。例如,假定有这样一种情况,在上述这场争论的范围之内来估量德里达,论辩的天平无疑会倾向于认为他是现代主义者这一边;从哲学上来说,[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②。

接下来,我们尝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来通达所有这一切,来处理当前所关注的一些事项——关于时间、历史和文化,关于变化着的现在,关于作为文化的历史——并且将它们置于另一种视野下:这种视野最好用历史时间的政治这个短语来概括。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试图通过变化来理解时间,因为它是变化着的存在者首先照面的东西,我们何不颠倒这个过程,尝试一下通过时间来理解变化呢?本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把当前关于历史分期和文化变迁的

争论与关于时间的哲学文献联系起来,从而于这场争论有所助益。一旦我们这样做,有两件事情立刻就变得显而易见。一个是,整个后现代的观念网络牢牢地刻印在现代性的时间辩证法这个问题中。(它有可能牵涉到这个领域的重大变动,但它仍然停留在它的参量之内。)另一件事情是,在那些文化的自我意识的范畴中可以发现一种概念逻辑在起作用,它比以它所通常被部署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逻辑要更加深刻些,它可以作为年代学上与众不同的并且是从经验上可以鉴定的时期、运动、形式和风格的标志:这种历史总体化的逻辑提出了历史时间自身的本质问题^③。

十多年前,在关于这个主题的伯曼的开创性著作和哈贝马斯的讲演出版之前,得意洋洋的后现代主义只迫切地想要在历史中重新发现自身,而尾随而来的是,“关于现代性意义的话语与争吵……实际上已经偃旗息鼓了”^④。但是现在情况已不复如此,对现代性的兴趣的复兴更多地集中在理性这个观念,以及它的不同社会形式上,而不是在现代性概念本身上。剩下的是要进一步澄清现代性是何种概念,并且特别是要在超出现有的英文文献所典型地追溯的范围之外更为系统地考察它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ix 第一章承担了这个任务,它在形式上表现为对无力把“现代性”的时间维度充分严密地处理为历史时间的形式进行批判。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先锋”是历史意识的范畴,它们是在理解历史整体的水平上建构而成的。更明确地说,它们是在文化经验媒介中的历史总体化范畴。于是,每一种范畴都牵涉到一种独特的历史时间化形式——把“历史”时间化的独特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现象学的或生活的时间

4 时间的政治

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某种单一的历史观的动态而离心的(eccentric)统一体中联系在一起。与这些时间化相关联的,既有特定的(限定了时间形式与知识界限的)历史认识论,又有面向实践的特定定位,特定的时间的政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反动一样——侵入了时间的政治的领域。文化形式的历史研究必须在各种时间的哲学与政治相互对抗这个框架之内加以重新思考。通过这种方式,社会文化理论中为大量近期著作奠定基础并把它们激活的更深层的各种结构可能要接受批判性审查。

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作为对于这个“时代”的诊断性话语,它的广泛流行与顽强可以看作道出了对于文化经验媒介中的总体化的期望,而任何其他批判趋势目前都不能满足这种期望。后现代主义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盘,而且也因而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地盘:历史哲学领域^⑤。有人可能会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对于马克思主义施行的报复,因为后者忽略了历史哲学中的诸多问题。但是,如果后现代主义通过它的“不轻信元叙事”而给出一条走出德国唯心论的新路子^⑥,那么,一致性就会要求它把这种不轻信触伸向它自己。如果只有一种哲学特征可以把后现代主义标识出来(尽管它处处逃避“哲学”),那么它必定是:它容易受自我指涉性这个悖论的腐蚀性力量的影响^⑦。

但是,这不是一本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书;除非是在扩展了的意义上来说,它也不是一本关于现代主义的书。毋宁说,它是一本关于时间的书,脱胎于一本关于现代性的书;它是一本关于时间哲学的书,脱胎于一本关于现代性文化的书:两本书合而为一。但是它

们不像这个描述所暗示的那样如此差异迥然。因为现代性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文化,19、20世纪的欧洲哲学是这种时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人们是像波德莱尔一样“每一刻都因为关于时间的思想与感觉而沮丧不堪”^⑧,还是像超现实主义者(Surrealists)那样,被它改造性的力量激活并振奋起来,对于时间的正常流转或者是其突如其来的破坏力量,人们已越来越无法无动于衷。时间,作为19、20世纪欧洲哲学的难题,以其极不同于以前呈现为哲学问题的稳定特征的范例的方式,缠绕在历史问题与死亡问题这种新的双重形式中^⑨。

由现代性这样一种历史时间的结构所提出来的具体问题与它的总体化形式有关。这是第二章的主题。我们在第一章中认为,现代性是历史的时间化的总体化(totalizing temporalization of history)。但是在面对将来的时候,为这种总体化作出辩护的是什么呢?或者,换一种方式来提这个问题,在批判了黑格尔主义(我把隐含在共产主义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的历史哲学涵括在黑格尔主义之内)之后,一个强有力的历史经验的概念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呢?第二章遵循利科的思想,通过重新思考后黑格尔主义的现象学对于理解历史经验的叙事结构的意义而切入这个问题。它指出,因为有了时间化的生存论结构(existential structure),所以我们不可能逃避历史的总体化。这样,总体化就是一个可以协商但绝不可抛弃的实践过程(operation)。事实上,历史总体化之争总是(无论它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它的形式、意义和限制之争,而不是它的可能性本身之争。黑格尔主义的难题不是来自总体化本身,而是源自它的特殊模式:把提出内在叙事(immanent narrative)的历史终结与

6 时间的政治

主张绝对知识结合在一起。之所以需要其他立场,是为了把历史观念建构成一种发展着的整体。在第二章把早期海德格格的死亡分析扩展到历史时间的层面的分析中可以找到相关论述。

此外,尽管利科把他的叙事形式的现象学探索局限于诗学范围之内,这种探索在这里还是扩展到把历史时间的本体论也包括进来了。对历史的时间化而言,存在着一个本体论维度,它允许我们 xi 把海德格格的早期著作看作一个场所,历史时间的总体化结构这个概念在这个场所中得以重新展开,而摆脱了有着内在叙事目的的形而上学。但是如果海德格格在本体论上(更确切地说,在生存论上)把时间化看作一个离心的并且是在瞬间就完成了的总体化过程,那么他的论证就需要以根本不同的方式从海德格格本人从事的领域推扩到历史中去。正是在这里,利科的著作又一次发挥作用了。因为在把历史概念化为现象学与宇宙论的形式的中介(mediation)时,它强调了人类生存的自然主义维度,而海德格格的人类生存概念,即此在(*Dasein*)(字面上的意思是,存在在此),这个自我理解的存在者,在方法论上排除了这个维度。

通过解读笼罩在黑格格的历史哲学阴影之下的《存在与时间》,第二章发展了一种修正过的海德格格主义,以便在黑格格主义崩溃之后,保持历史总体化问题的鲜活性。第三章参照《存在与时间》解读了黑格格的《精神现象学》。如果海德格格的有差异的时间性(temporality)的观念为新的历史时间概念提供了基础,那么就需要黑格格的承认概念在海德格格极度个人主义化的此在定义和历史的社會空间之间的断裂处架起一座桥梁。黑格格的承认辩证法在列维纳斯著作的方向上改变了海德格格的时间性思想,质

疑了它固有的“向来我属性”(mineness),而把它描绘成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时间化的产物。海德格尔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先行到死中去之中揭示了时间化的生存论结构。黑格尔那充满寓意的关于为承认的斗争的说明,通过把死亡之源(死亡的意义)以及因此把时间之源置入对方之中,而把这幅图景社会化了。第三章试图把这两组论证整合为一个紧凑而连贯的新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在一个共同概念根基的基础上依次探索这个过程中的个人与社会-历史的方面。这是在第三章的后半部分和第四章中分别要做的事:在第三章后半部分,通过考察(主要是法国的)精神分析理论中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各种主题的不同混合来进行;在第四章,诉诸瓦尔特·本雅明的文化形式的历史社会学。

精神分析的超心理学(metapsychology)借助于死亡本能,通过初级认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把就儿童而言的时间的时间化解为初级社会化。但是,它漠视不同的时间形式,而对成人而言,历史经验是借助于文化实践通过这些形式建构而成的——除非它们反映的是无意识欲望的时间模式。在这方面,心理分析篡夺了哲学中的“练习死亡”这一古老的角色^①。另一方面,在本雅明看来,我们开始通过文化形式来解释历史的时间化。这使我们把我们先前关于历史时间的描绘具体化了(通过先行到无时间的终结,即历史的消亡当中去而把历史时间化),这种具体化分别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伦理学(列维纳斯)、传统(伽达默尔)、年代学(历史主义)或者现代性(海德格尔与本雅明)——构成历史的一系列文化上特殊的终结的表象。此外,因为这些形式本身是历史上特定实践的产物,所以它们是变革性实践的可能对象。于是我们可以